

《避寇纪略》，程畹著，据清光绪十二年刻本辑。

程畹，江苏仪征县人，是一个蒙馆塾师、这部资料，记太平天国癸好三年、丙辰六年克仪征和戊午八年攻破江北大营时逃避事。有些地方，可备稽考，如记癸好三年十一月，太平军从扬州、仪征撤退后事说：“贼既退，乱民冒贼者焚掠尤甚，予家毁。凡数百年祖宗贻留之物，及一花、一本、一书、一画平时所爱玩者，靡不灰烬。惟大门灶未动。予有句云‘贼已去时民尽盗，城方复后我无家’，伤已！”可与《咸同广陵吏稿》记扬州繁华系太平军撤退后，毁灭于清军的焚掠互证。

呜呼！余生晚矣，生十二年而值夷乱，幼无所知，惟耳林文忠公之名，倚为万里长城，直督某首创抚议，林遂得罪去。夷乃大肆，沿海边江州县罔不糜烂。入苏之役，岁在壬寅，江督为牛鉴，六月夷船入圖山关，镇江破，仪征滨江，当扬镇之冲薺焉。十二日警甚，家君携予夜走妙山，同行者黄丈忘其名、李丈养初，彻夜微行，惟见江心火光及四野守望而已、十三日黎明至赵氏庄，转徙至王氏庄。薄暮，家大母、家母、适余氏姑、姊若妹肩輿至。村居两旬，和约成，夷船退，而余亦反故宅，邻里交庆，重睹升平，岂知为乱之初生哉。林文忠之督广也，广人用命，既以谴去，勇散为盗，且狃兵事，黠者如洪秀全、杨秀清辈，假天主教萌芽其间，历有年所。

成皇帝之季年，钱尉石官仪征，即言广西变为萑苻，大吏郑祖琛佞佛纵盗，久蕴必乱，邑人闻之，亦不措意。辛亥科场，洪逆已著，江宁群见伪示，不知从来。时江督陆建瀛，方以改盐河漕旧章为急，暴戾恣睢，罔恤民隐，两江两湖失业者数百万人。显皇帝见粤匪之炽，特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剿贼，文武参佐半起废僚。林久病家居，闻命立起，驰至浔州。贼群计曰：“林大人不可与战，至即降耳。”林倏病故，中外失望，盖已知生民之劫方大盛而不可挽矣。

壬子贼势大炽，由广西入湖南，钦差赛尚阿不能御，遂围长沙，突岳州，破武昌，走汉阳，失业之民，起而和之，贼势愈大。向使盐不改章，民安生业，两湖诸商，必能不吝重赏，募勇以御寇也。一旦借寇兵，赍盗粮，是谁之咎哉。陆建瀛闻贼且东下，奏请派兵迎剿，以宽己责，显皇帝洞其奸，即命陆建瀛迎剿。斯时也，仪邑大震，街谈巷议，惟寇之云。胜朝纪乱各书，杂陈于市，目妓为长头发，目恶子曰天王。而乡间松林红头虫啮叶几尽，地生毛，天雨人面豆，日薄无光，好事者侈言之，欣欣得意，一似人危而已独安也者。

癸丑正月，陆建瀛弃军于九江，一昼夜逃回江宁。贼旋踵至，围攻十日。二月初十日城陷，将军忠勇公祥厚，上元令刘武烈公同纓死最烈，陆不知所终。仪人闻变，富室争徙。予馆厉惕斋丈家，学生出走，束手归来，生计茫然

，寇不来而已坐困矣。省城甫破，向忠武公荣率张忠武公国梁诸军来援，上流郡县悉复。议者谓再坚守数日，前有坚城，后有重兵，贼进退维谷，当可殄灭，东南大祸，或不至是。

贼踞江宁，分犯扬镇。扬民某建议，效前此款夷以款贼，安堵如故。十九日贼入扬州，背约大掠。二十日入仪征，其头目黄先生名得胜，楚人陷贼者，年甫冠，悒悒多知，按行邑中，禁止焚掠，不率者杀无赦，邑人德之。自予之解馆归也，即为死计，不能走，且不知走，走填沟壑，饱盗贼，死无名，不如死义。时大父母已没，父母及姑五六十老人，姊若妹长成未嫁，妻徐氏归予家未合卺，日纵酒读书，慷慨引义，几不知生何乐，死何悲。寇至之日，自分引决，缙已结矣，刘月樵舅氏代赁屋，绍先外兄拉同走，旧仆黄庆助束装，仓皇从之。家口自北门出，寇已自南门入，间不容发，时尚未知黄先生何如人也。出城三里至孔家营，草屋二间，聊避风雨，衣物一无所携，恐海盜也。初强暴四出，令以站枷毙之，及是时稍靖，而乡勇溃遁者，恃黄先生严驭其下，刃伤一人，群贼因谋报复，邑人大恐，黄解之乃定。黄故思反正，时琦文勤公已围扬州，密招之，黄请杀贼自效，事泄见杀，邑人失助愈恐。

三月初八日夜半，挈眷走十二里岔之张庄，始悉厉丈移居刘广营，焦在高家，相去五里，往候因留馆焉。少长庭帟，骤离膝下，如婴失乳，殆难为情。已而闻张忠武捷江宁，温壮勇捷六合，毛三元捷扬州，时复大喜。仪征亦奉旨分马步两军防守，马军西安副都统长春统之，步军固原参将张某统之，分驻北门外。初，二月间贼盛兵单，冯景尼督兵过境，都令恐挑衅，赂使速行，冯故迟迟行，有“城南过贼，城北过兵”之谣。至是贼舟扬帆江中，登岸者始少。天溽暑，屋湫隘，人多病。六月初旬移家回城。

七月二十六日行合卺礼，闻警，次日警甚，又次日警愈甚，又次日下乡进馆，吴生国彦以避地劝。八月初三日回城，初四日仍移眷张庄，而予回馆，盖新婚不四夕云。九月天寒，野旷多风，家人又回城，予作客亦稍惯矣。毛三元之屡捷也，瓜扬中绝，贼谋以木筏运粮，又扼于我海鳅船，遂谋道仪征，与瓜州之贼夹攻毛营之驻三汊河者。十月下旬，长春卒，新将哲某至，令颇肃。

十一月初三日，贼由邑西登岸，哲都统亲督兵迎剿，杀贼甚夥，寡众不敌，且骑兵陷淖，哲战死，贼遂犯城。县令都启森、游击明福、守备姬祥林，惟姬杀一贼，官遁城陷。马步两营相持三日乃溃，张参将自缢。时军无宿粮，士卒市食，贼至民散，无所得食故败也。夫哲之力战，张之自戕，邑之父老曾不能悉其名字，身膏原野与草木同腐，岂不痛哉。贼初犯城，予卧馆中未起，闻枪炮声，以为操也。俄有奔而告者，曰：“城破矣。”予大恸无泪，木不知人，急出侦探，至十二里岔，突见家君大喜，询知家口未出又大悲。申刻又有奔

而告者，曰：“贼退矣。”且疑且幸。戌刻募二健步回城，云低天黑，四无人行。距城里许，闻营中柝声。至城门洞开无人，集尸纵横，犬声如豹。至里门，默计曰：“扣扉不应，殆矣。”门甫扣，应焉，相见大喜。询知贼以营在，未掠人家。予度来日必再至，急谋出走。时妹卧病，姑年老，均不良于行，姑欲止，予谓：“止则均止，不然行也。”乃以二健步舁妹，而予扶姑行，姊与妻扶家母行。姑踉跄至北门欲仆，赖赵姓代募二人舁以行，至离城五里之孟家营，天方晓，而贼果又入城矣。

初四日暂移眷于刘广营厉寓，贼仍至申刻退。初五日募夫八名入城取什物，傍晚俟贼归垒，乃入，家仍无恙，梯以人，惟急需者是求，不计值也。夜行无烛，迭遇溃勇几殆，四鼓抵乡。初六日营溃，贼遂踞城矣。予是日移居陈起财家。是役也，赖厉氏、吴氏以济。贼之犯邑也，告急扬州大营，不救。贼旋进犯三汊河，与瓜州之贼相呼应。大营幸毛三元败，扬州之贼可走，故不救。三元川人，老将得士民心，士力战，民送粮，八战皆捷。其用兵持重不浪战，枪炮度可中贼乃发，稳击死守。贼既无如之何，乃犯施家桥营垒，合城贼遁之瓜州，仪征之贼亦退。贼既退，乱民冒贼者焚掠尤甚，予家毁。凡数百年祖宗贻留之物，及一花、一木、一书、一画平时所爱玩者，靡不灰烬。惟大门灶未动，予有句云：“贼已去时民尽盗，城方复后我无家”，伤已。

甲寅村居益惯，馆距家半里，虽不家食，而定省甚便，心迹安稳。暇则与厉小石步麦陇秧畦赋诗自适，村居八载，惟此为优。时贼已分窜山东、直隶、湖北等省，乡先达湖督吴文节公、临清守张寄琴先生殉难，死有重于泰山，乡里黉之。间与惕丈论古，一方僭逆，四海每闻风而起，内地变乱，外夷每乘间而发，今幸不然。岂知回、捻、西夷交哄于后哉。又谓平贼之人不知谁属。岂知曾爵相已于是岁起义湘南，将星彪炳，平贼者早与作贼者并世而生哉。十一月馆人移居沈庄，距予寓十余里，定省盖稍疏云。

乙卯正月进馆，母与姊俱染危（疔登），闻信奔回，姊已先没，母医治获痊。然佣书为口食计，不能亲视汤药，数日一归，归无半日留，私心悼恨。九月予又大病，小愈即进馆，友朋寥落，惟何述庭、厉云舫去馆里许，时复相见，稍慰羁愁而已。

丙辰贼势又炽，时江南北驻三大帅：提督向忠武公荣围江宁，苏抚忠烈公吉尔杭阿围镇江，将军托明阿围瓜州。贼欲解镇江之围，吉与张忠武扼之高资。继乃犯六合，张来援，不克逞。又犯瓜州长围，大营溃，时三月初旬也。犯扬州，知府世焜死之。

二十四日犯仪征，防守之营亦溃，贼掠于野。癸丑之岁城陷，贼不掠野，老弱无所戕，妇女无所犯，邑人狙之，至是咸被巨创，惟西北乡以边六合免

。二十五日平明，家君由家至馆，以予属馆人，谓家必碎。予急欲一归，归途无南行者。初行心急气促，如不能胜，至三四里后，不知足何以前行也。行十里抵寓，妻妹已于前夕偕居停主人陈氏妇女遁，母姑惮行，欲以死守，敦迫再四，扶持而行。行三里与妻妹遇，又行五里宿费姓庄。

二十六日贼氛益逼，与陈起财谋再徙，雇车二辆辇母姑。车夫颍亳人，计无复之，姑与为缘。一韩姓愿而婉，其一人险而狠，强索钱至倍，韩姓为之解纷，阴感之不能忘，人以地限，特虚语耳。行十五里，止窦姓庄，主人贤甚，庄邻谢家集，溃走之李镇在焉。兵散各庄，日杀行人威众。予与兵分屋而居，必恒惴惴，以好语慰劳，乃颇相安。未几，贼又将至，兵走民哗，予又与起财谋，因窦氏以徙，行五里宿霍姓庄。次日贼即至谢家集，旌旗蔽捺山而下，居人大恐，又与起财谋北徙。起财兄弟荷担先行，起财母若妻挈家母及妻妹行，予扶余氏姑行略后数十武。途中人畜如蚁，姑尤困惫，屡欲颠仆，没贼大至，不死锋刃，必死践踏，危哉。仓猝之际，不知东西，折而左，又折而右，约行七八里，至天长界王姓庄，其实官道不过三四里耳。王姓庄无他族，主人名士泰家出走，惟翁媪在。起财兄弟先至止欲宿，时流民多扰，王姓拒之。予扶老少踵至，王媪迎，谄曰：“此岂可露宿者耶？”延入，慰劳交至，且曰：“有屋可居，有米可炊，有柴叮爨，勿忧也。”予感不暇谢，自愧无因得此，然他无所往，计亦良得，止宿其家。并述起财能共患难非扰人者，因亦留起财住。少定，李松乔师即馆其旁高庄，亲来问视。

阅五十余日，贼退，仍回起财家。别时王氏翁媪泣下，童稚牵衣，黄犬二远送三里许，麾谕之乃回。呜呼！安乐之侣，患难弗亲，一饭犹难，何况东道，乃竟得之素不识面之人，宜何如报称。厥后天、六失守，地当贼冲，风闻王姓业已沦没，何天不佑善人耶？抑予所抚心内愧者也。是役也，得陈氏兄弟娣姒之力居多，乡民黠者，乘人之危，主佃不免。起财既免予以难，而于予家一丝一粟，概弗染指，迨予远徙，犹全什物于劫夺之余以归予，是可风也。起财素贫，乱后日裕，目瞽复明，又不可谓非天之报施善人为不爽也。

予既归，家君亦至自苗头镇，阖室欣然。惟忧大旱，米珠薪桂，杂食菽麦。时馆人已远徙东台矣。家君向课童子数人，日与为伍，间之铜山访吴问山、家湛华，之城访刘玉生、王仲真，之周庄访何述庭，同坐愁城，歔歔欲绝。贼之破扬州大营而归也，即戕吉忠烈于高资，镇江大营溃。未几，江宁城贼与援贼夹攻向营，向营亦溃，退守丹阳。向俄卒，赖张忠武屡捷，贼亦内变，杨秀清、韦昌辉、石达开迭相屠。而张忠武仍进取江宁。

九月，予欲之东台访惕丈，步之扬州，过仙女庙，泰州船小人多，风雨间作，青蚨六百，直达前津。既晤惕丈，与订来岁馆约，附舟回仪卒岁。

丁巳正月，大病几殆。二月之东台进馆，凶岁之余，饿莩载道，安土且尔，家乡可知。三月，妹于归张氏。六月岁试，学使为李小湖廷尉，首拔食饩，考毕仍赴馆。十一月瓜镇收复，人怀归志，予遂回仪奉亲，惕丈与吴生挥泪别。过召伯湖，车行九十里抵寓。车夫惠姓亦颍亳人也，犷狷可畏，予以意气相感，遂吐腹心，有古侠士风，此与韩姓车夫有相类者，非予以诚动之，可相恃耶，行路之难如此。

戊午馆张功乔丈家，课其二侄，张承沅兄弟来附读。馆距寓三里，便于定省。时毫捻大炽，尤著者张乐行、龚得树、李昭寿，均附粤匪，粤匪亦大炽。江北主兵者曰德兴阿，已由瓜州移师江浦。

八月，贼大至，德营败走，贼连陷江浦、浦口，围六合，六合震于大营之溃，团勇亦败。温壮勇城守严密，贼酋四眼狗计曰：“六合难下，不如先取天长、仪扬，断其羽翼乃可下。”因鼓行，数十万人，百道俱进，尘埃涨天，凡天、六、仪、扬之山巅水涯，茂林幽谷，无不毕至，而于边六合之地尤酷。邑人方幸六合之未破也，以为可不走，又狃于前此走西北乡获全也，以为可循故辙走。予思贼从瓜州来，倚江为固，掠野势不远，不过至捺山而止。今自六合来，入山既深，贼徒又众，且无所畏，惟东走公道桥，急则过湖遁下河，或万一免。告功乔丈，大然之，遂资以脩羊，而张先往公道桥。

二十六日，难民呼号，贼已犯境。将远徙，老弱不可无车，家君急命予之公道桥，与功乔丈谋。道宣家湾，大车淳淳然，狂喜尾之，则张承沅自公道桥迎其眷属者也。因与偕行，护车之仆曰张丙，有干材，予善视之，因大感激，即为雇车，廉甚，且顾车夫王乙曰：“若家有屋，若明日即备两车，迎程先生家口居之若何？”王乙迟疑，予曰：“予不以富累人，亦不以贫累人也。”王乙乃诺。予遂不访功乔丈而宿王乙家。次日驰车归，家人久无生望，见予以为从天而下。是夕火光烛天，人声鼎沸，半夜束装，焚香告祖宗曰：“设不免者，馁始此矣。”

二十八日，黎明登车，行九十里至公道桥之三檀庄，行未十里寇已糜至，道途所经皆为贼藪。夫张丙、王乙获臧贱人，与予又皆无一面识，而遭逢极巧，意气交孚，岂非天哉，岂非天哉！至三檀庄之明日，天长、扬州贼已满布，居人震动，流民奔走。庄距镇七里，之镇探望，遇功乔丈、李仙桺师已登舟，见予徘徊岸侧，呼与同行，代雇一舟。急归携家口，戍刻至河干，舟已为势家夺去，欲渡不能，欲归不得耳。而目之者，惟彗星竟天，野哭震地而已。于时借人家一宿，又遇病狂者大诟，彻夜不能交睫。家君曰：“父子俱困无为也，盍择一人至东台索旧逋，存宗祀。”予请父行，予仍携家人同走。天明泣别，回王乙家，喘未定，邻人呼曰：“贼至矣！”则皆走不知所往。王乙亦走

，且劝予携家同走，至河干待渡，宿野人家，食粥一盂，劳以钱不受，曰：“命在朝夕，安用钱为？”人心之善，人事之迫，于此可想。

次日至葛家集旁王乙之姻张姓家。予自避寇，常得野人怜，惟张白眼视予。住数日，一日数惊，仍归王乙家。午后邻人又大呼奔走，已而寂无一人，予与母计，走无已，且不达，不如死义。坐深塘侧，惟俟贼至，心转坦然。得句云：“人到穷途淡死生”，盖纪实云。俄王乙踪至，曰：“贼退矣。”乃归。盖是日掠左右前后村落几遍，惟所居幸免，时九月初七日也。

事少定，访问亲故，无贵无贱，无富无贫，遇贼者十之九，其且被害或自戕。尤惨者家湛华于数日前遇于道，犹以马借予乘十里，而身执紵，相与商生死，湛华甚决绝，乃果以骂贼死。而王仲真亦陷贼不出，生死聚散，只争呼吸，不躬亲之，复谁信哉。无何，张忠武来援，群贼奔窜，然江河阻隔，六合已于二十日陷没，仪、扬虽肃清，而生机尽矣。住三檀庄一月。

廿九日，家君至自东台，定计远徙，将行，卜筮于武庙。筮辞曰：“祖宗积德几多年，源远流长理自然。更守操持无倦怠，天将还汝旧青毡。”心窃喜，疑信半之。

十月朔，举家登舟。初五日抵东台，馆功乔丈寓数月。

己未至乙丑馆介休宋慎修家。丙寅至戊辰馆句容梅汉章家。东台者，先大父听桥公旧游所也，旧德犹存，东人士幸不以流民待，从游日众，饘粥可资、己未、甲子、丁卯三战不售，俄贡成均，青毡还汝不虚矣。

慨自戊午越境，迄金陵克复首逆伏诛之岁，六易寒暑。中间更金陵大营之溃，张忠武扼于重臣，战没丹阳，江督何桂清远遁上海，东南沦陷，中原震动，西夷内逼，显庙北狩，淮扬岌岌仅存。红巾退踞天、六，进犯扬州，视仪征如传舍。官兵扼河以守仪、扬各乡，利则战场，钝则瓿脱，居民荒田不耕者，恒数百里。贼至以江洲为命，稍后不脱，虽老妪无不淫污致死，虽乞丐无不拷掠求金，不遂则裹以棉，浸以油，而投于火。贼以厚毒速亡，如是者数岁，岁三四至，遗黎几尽。幸湘乡曾爵相统师东下，介弟威毅伯及左、李、杨、彭、鲍诸军，水陆克捷，都将军保障江北，天、六投诚，邑人始苏。

予回籍省墓，鸡犬无声，豺狼昼嗥，居民为述前事，闻而色变。脱非见机之早，尚能如癸丑之出城即免，丙辰之过捺山即免，戊午之至公道桥即免哉。夫予避寇仅三次，合之不过百日，濒于死者不过十日，家未陷贼窟，身未辱贼手，犹缕述之不能尽，熟思之不能忘，况日与死伍之十百于予者乎！大功告成，东南底定，黄童成立，白发安然，是不能不感天地之恩，祖宗之德，而愧小人之德薄能鲜，无以致此也。

虽然，天下大矣，世故多矣。苗逆殄灭，斩草复生，百战之余，忠邸覆没

。聚重兵于西北，捻灭而回亦将平。无论沧海横流，处处不安，虎口余生，盖棺方定，而西北数省之生灵，则固日在汤火中，一如予前日所遭，又不仅如予前日所遭也。况邪说横流，交于中国，几榻之侧，有如虎卧，稍有人心者安乎哉？然而七政之合璧连珠何如也，庙谟之安内攘外何如也，诸公之武讳文经何如也，而杞人何忧也。

同治己巳秋仪征兰畦程畹述。